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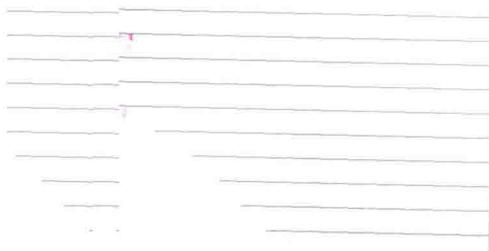
2003.10

2002/1

历史中的性别

Gender in History

〔美〕梅里·E. 威斯纳-汉克斯 著
何开松 译



東方出版社

Copyright © Merry E. Wiesner - Hanks 2001

Merry E. Wiesner Hanks

Gender in History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imited, Oxford

中文版据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商有限公司 2001 年版译出，

据与该公司所定协议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2 - 13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中的性别/[美]梅里·E. 威斯纳-汉克斯著;何开松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

ISBN 7 - 5060 - 1622 - 2

I . 历… II . ①汉… ②何… III . 性别差异-研究-世界

IV .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446 号

历史中的性别

LISHI ZHONG DE XINGBIE

[美]梅里·E. 威斯纳-汉克斯 著

何开松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 - 5060 - 1622 - 2 定价:18.00 元

谨把本书献给我的前现代/
后现代妇女阅读小组

中 文 版 序

本书对始自史前、直至当前整个世界历史上的性别提供了一幅概貌，其内容按主题而不是按照地理区域组织编排。在许多章节你们将发现有关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内容。例如，论述家庭的第二章讨论了汉朝时期的婚姻模式及儒教的影响，并将其与古典时期欧亚文化进行比较。同时该章也提到了 20 世纪中国政府在限制家庭规模上所作的努力，并将其与印度和拉丁美洲相似的措施进行比较。论述思想、理想、规范和法律的第四章对那些为裹脚习俗所作的解释进行了分析，同时还讨论了 20 世纪中国用于指称女性的名词如何具有了政治含义。论述宗教的第五章包括了很长篇幅论及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指出这三种宗教既限制妇女又赋予妇女以力量的种种方式。论述教育和文化的第七章审视了传统中国的博学女性，特别是身为汉朝宫廷史书编写者的班昭（公元 50 年—公元 115 年）以及相对较高的当代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论述政治生活的第六章探讨了汉朝开国皇帝之妻、次任皇帝之母吕后的统治；吕后在儿子幼时统治有方，可后来则被宫廷史学家们描述成“暴戾的吕后”，这些史学家们视任何一个女性的统治皆为不合适。该章还讨论了妇女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还讨论了共产党的性别意识形态。

通览所有这些内容，你将发现证据表明中国的性别模式特

别与众不同，既有别于其他东亚文化，也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模式；你还将发现证据表明中国的性别模式如何符合更为普遍的模式。同时你还将发现许多例子说明，中国关于性别和男女关系的模式如何影响确定了其他地方的此类模式：儒教关于妇女“三从”的思想如何传播到东南亚；中国佛教的尼姑如何在朝鲜、日本、越南及美国建立了尼庵修院；毛泽东关于对束缚妇女的传统势力应该加以限制的论断如何影响决定了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理想。

2002年10月

致 谢

我所写过的每一本书都鼓励着我，让我去论述时期更长地域范围更广的内容，远远超出我最初对近代早期德国历史的专长，这意味着我进入了我之所知越来越少的领域。所幸我的学术同僚无一例外地慷慨赐予他们的专业学识，向我提供了帮助和指教，在这一过程中经常是由同事变成了朋友。完成本书我首先要感谢丛书编辑 Constantin Fasolt，是她要求我撰写本书；还有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出版社的开发编辑 Tessa Harvey，是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了鼓励。Anne Hansen, Susan Kingsley Kent, Jeffrey Merrick 和 Susanne Mrozik 阅读了各章草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关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我的思想多年来受到了许多人的影响，名单足可占满几页，但是我特别要感谢：Barbara Andaya, Judith Bennett, Jodi Bilinkoff, Renate Bridenthal, Elizabeth Cohen, Natalie Zemon Davis, Mary Delgado, Lisa Di Caprio, Scott Hendrix, 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 Grethe Jacobsen, Margaret Jolly, Susan Karant-Nunn, JoAnn McNamara, Mary Elizabeth Perry, Allyson Poska, Diana Robin, Lyndal Roper, Anne Schutte, Hilda Smith, Ulrike Strasser, Susan Stuard, Larissa Taylor, Gerhild Scholz Williams 和 Heide Wunder。我丈夫 Neil 及我儿子 Kai 和 Tyr 已经习惯了我对写作的需要，“妈妈在

“写作”是我们家无法达到玛莎·斯图尔特^①标准的通常解释；从Kai出世开始我一直使用的电脑瘫痪时他还把他的电脑借我使用，对此我感激不尽。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妇女阅读小组过去和现在的成员，该小组成立之初只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而现在却广阔无边。她们是：Margaret Borene, Martha Carlin, Janet Jesmok, Deirdre Keenan, Gwynne Kennedy, Gretchen Kling, Jennifer Sansone, Sandy Stark。七年前我们首次集中时我们并未预料每月一次的聚会将成为我们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随后的本书内容中我将思考妇女非正式社群的问题；由于她们没有留下记载，过去这些群体的意义我们视而不见，但现在的这类群体却提供了大量的食粮，既有精神上的又有物质上的。谨把本书献给我们的这些群体。

① 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是美国著名作家及电视主持人，她写作及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关于精致的家庭装修和家庭烹饪。——译者

目 录

(1)	中文版序
(1)	致谢
(1)	第一章 导论
(3)	性与性别
(7)	理论潮流
(13)	本书结构
(16)	父权制的起源
(31)	第二章 家庭
(34)	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
(36)	中国、印度和地中海的 古代文化
(42)	非洲、美洲及东南亚
(46)	中世纪欧洲与近代欧洲
(54)	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世界

(69)	第三章 经济生活
(71)	采食与园艺社会
(75)	农业社会
(80)	资本主义与工业化
(88)	20世纪的公司、国家及 服务业经济
(108)	第四章 思想、理想、规范与 法律
(112)	男女的本质及作用
(119)	二元系统
(124)	母性与父性
(128)	规定性别不公平的意识 形态、规范和法律
(131)	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

(143)	第五章 宗教
(144)	泛灵崇拜、萨满教及原始异教
(148)	文字记载中的古代近东宗教
(150)	儒教和道教
(153)	印度教和佛教
(159)	基督教
(164)	伊斯兰教
(181)	第六章 政治生活
(184)	亲属群体、部落及村落
(187)	世袭贵族
(194)	战争
(199)	公民权和选举权
(208)	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和 后殖民主义

(225)	第七章 教育和文化
(231)	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文化
(236)	文艺复兴
(242)	18世纪至20世纪的民主、现代 化和识字
(259)	第八章 性活动
(265)	古典时期的欧亚大陆
(269)	美洲大陆
(272)	第三性
(274)	殖民地世界：性和种族
(279)	现代性活动
(297)	后记
(303)	索引

第一章 导 论

1

如果是在约三十年前当我选择学习历史专业的时候,本书的书名对我来说并无多大意义。我可能会认为它是对语言发展的分析,这是因为“性”(gender)基本上是我在学德文名词时考虑(并且为之哀叹)的内容。^① 妇女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就如同它改变了许多其他事物一样。目前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其中也包括我本人,曾观察了人们教给我们的历史——以及人们教给我们的文学、心理学、宗教、生物学及大部分其他学科——并且认识到我们所听到的只是一半事实。我们所阅读及所聆听的大部分研究内容描述的只是男性的经历——艺术家其人(*man the artist*),狩猎者其人(*man the hunter*),人与环境(*man and his environment*)^②——尽管它们通常将男性描述成普遍性的。我们开始探讨过去的妇女生活,先将她们纳入我们已经接受的各种范畴——民族、历史时期、社会阶层、宗教派别——而

① 一些欧洲语言中的词汇及语法形式有性别之分,称为“性”(gender)。对于其他语言的学生而言,这是很难掌握的语言现象。妇女运动中使用该词以显公正、不歧视,本书具体内容将该词译作“性别”以区别于“性”(sex)。——译者

② 英语中 *man* 一词可指男人,以相对于 *woman*(妇女),又可泛指一般的人(不分男女);但 *woman* 一词却只能表示妇女。不过, *man* 的复数形式 *men* 则只指男人。——译者

后我们认识到这种被戏称为“另加妇女掺和”的方法并不令人满意。如果着眼于妇女则往往会扰乱人们所熟悉的范畴，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历史结构安排的方法。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旦包括妇女在内就会黯然失色，古代雅典人或者杰克逊时代美国人的民主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就连较新的历史学方法——比如应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称为“新社会历史学”的社会科学手段对阶级分析予以特别强调——在考虑妇女经历与男性经历的差异上也是有欠缺的。

各种为人熟知的范畴及范式的这种混乱最终涉及了一个长期被当做整个史学合理焦点的话题——人 (man)。视男性经历为普遍性不仅掩盖了妇女的历史，而且也阻碍了人们按其本来面目来分析男人的经历。例如，我们用来描述个体人的单词——‘艺术家’与‘女艺术家’，或‘科学家’与‘女科学家’——使我们不去思考米开朗琪罗或毕加索或伊萨克·牛顿作为男性的身份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经历，但却迫使我们去思考作为女性的身份如何影响了乔治亚·奥基弗或玛丽·居里。善于研究妇女的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性别区分体系如何既影响了妇女也影响了男人，到了 80 年代初期，他们开始使用“性别”(gender)一词来描述该体系。至此，他们主要区分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前者指身体上、形态上及解剖学上的差异(通常被称为“生物学差异”)，而后者用来指一套由文化形成、随历史变化、通常不稳定的差异体系。

大部分对书名中“性别”(gender)的研究仍然侧重妇女——妇女史仍作为另一独立领域继续存在——但是另有一些人却同等对待两性或集中研究男性的经历，这些人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男性史”(men's history)或“新男性学”(new men's study)。有

几家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以“性别”(gender)为题的系列书——《性别与文化》,《性别与美国法律》——许多领域的学者日益接受从“性”(sex)向“性别”(gender)的术语转变:“性角色”(sex roles)变成了“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性特征”(sex distinctions)变成了“性别特征”(gender distinctions),如此等等。热衷于这种新视角的史学家们认为,综观整个历史发展而不仅仅是那些涉及妇女或家庭的历史,性别(gender)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范畴。每一个政治的、学术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军事的变化对男性及妇女的行为与角色作用都有影响;反过来,一个文化的性别结构也影响了其他任何一种结构及其发展演变。

性与性别^①

就在历史学家及其学生们逐渐开始注意到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把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重要性)之时,该区别也激起了颇多争议。不仅对于应该如何划分界线引发了大辩论——女性“在生理上”是否更沉静及男性“在生理上”是否更擅长数学,或者这种倾向是否仅仅是培养的结果?——而且一些学者也提出疑问,社会的性别与生物的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密切到两者间任何区别都无意义的地步。他们的疑问来源于四个原则方向。³

① sex 与 gender 都可指性别,但侧重面不尽相同。sex 倾重其生物性,gender 倾重其社会性。本书内在需要区别之处分别将 sex 译为“性”而将 gender 译作“性别”。——译者

其中之一来自于试图在男与女之间划一条绝对界线的生物科学家。虽然大部分人出生时都带有外生殖器，据此他们在出生时就被归入“男”或“女”的范畴；但也有一些人并非如此，他们的外生殖器可能模棱两可，医学上称为两性畸形。早期，大部分两性畸形人被简单地指定为他们最为相像的一种性别，如果他们的状况引起宗教、医学或法律机构的注意，那也只是一桩历史记录而已；19、20世纪，这种指定性别的做法有时还通过外科手术矫正或割除不合适的身体器官而得以强化。

由于身体外部器官有可能模棱两可，科学家开始强调性别差异内部标志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所热衷的标志是染色体，它很快就成了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且还广受欢迎。例如，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仅仅“看上去像个”女人还不够，运动员必须通过染色体检验证明其是“女性”；一个人即使从出生起就被看做是女性而且具备乳房和阴道却没有阴茎，如果其身上某种类型的染色体异常的话，他也会被判定为“男性”。染色体的问题是，它们也不是绝对一分为二的，它们也包含模棱两可的中间过渡范畴，所以最近有人试图从产前激素中寻找性别差异的解剖学根源。

人们热衷于找到精确的性别差异标志这个事实以及大部分“生物学”标志的不确定性向许多学者表明，在该领域文化概念肯定在影响着科学，“性别”(gender)决定了“性”(sex)，反之则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能进行性别指定的肯定是文化标准而不是生物学；不仅染色体和激素是看不见的东西，在世界的大部分文化中，外生殖器也被衣服掩盖着。（当然男女的服饰极不相同，但那是文化所赋予的性别差异。）儿童从小就被教会这些性别标准——远远早于了解激素与染色体之前——就连盲童

对自己文化里关于性别差异的看法也同样了解。由此看出，他们学会性别标准的基础不是外在的身体特征，更不是内在的身体化学成分。⁴

对性与性别之分疑问的第二个来源是人类学。虽然世界上大部分文化对性别采取二分对立的看法，偶尔也会有些文化会产生第三种性别，甚至第四种性别。在一些文化里，性别依其与生育繁殖的关系而定，所以成年人被分为男性和女性，而儿童和老人被视为不同性别；所以在此类文化里就有四种性别，各自在语言、服饰及行为上有其明显的特征。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包括阿拉斯加、亚马孙地区、北美、澳大利亚、西伯利亚、中南亚、大洋洲及苏丹，原本被视为男性或女性的个体人获得（或曾获得，因为此类做法在许多地区已经停止。）另一性别的性别身份，或者结合了男女两性的责任、行为与服饰。这些个体人中有的是两性畸形，偶尔还有“阉人”（被阉割的男性），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形态上仍属于男性或者女性。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美土著的一些部落，欧洲人第一次遇到他们时把他们看作是同性恋者，把他们叫做“易装癖”（berdaches），该词源于一个语意为男妓的阿拉伯词。现在大部分学者喜欢使用“两性人”这个术语，并注意到他们与其他男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性活动，而在于他们的工作或宗教角色；他们通常被看做是第三种性别而不是有女人气或同性恋的男人。（第三性将在第八章作更详细讨论）因此，比较人种学指出在世界上许多文化里，性别归属的基础并不是生殖器，而且一个人一生中的性别归属可能会改变。

从怀疑的第三个来源也可轻易看出性别概念的随意性，这就是心理学。外生殖器，甚至染色体和激素模式表明为男性或

女性的个体有可能在心理上将自己看成异性，宁愿按异性的方式生活与穿着服饰，这种状态医学专业上称为“性变态”。20世纪50年代，花得起钱的性变态患者可以得到变性手术，使其成为易性人，从而使之生理上的性身份与其心理上的性身份更为吻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可以提供此类手术服务的诊所医院已达到四十多家。（就连该行业本身的形式也受复杂的影响，因为进行变性手术者中绝大部分是由男性变为女性。）80年代，一些人还开始把自己说成是“阴阳人”，即非男非女或亦男亦女。性活动使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无论男女（或易性者）都可能受异性者、同性者或任何一个人的性吸引。易性运动——在美国一个称为“代表大会”（Congress of Representatives）的地方团体保护伞式组织内部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运动——在政治上经常被人与男女同性恋者及双性人团体联系在一起，然而该运动的有些追随者们对此联系颇有异议，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性别（gender）而不是性倾向。（当然，性倾向这个问题中生理上的身体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界线像性别问题一样颇有争议。一些科学家试图要找到“同性恋基因”，还有的科学家却把所有这类研究看做是意欲将不道德的“生活方式选择”合理化或看做是徒劳地寻找一种本来完全是由社会形成的东西。）

怀疑的第四种来源就是历史学本身。由于研究妇女的史学家更为强调妇女间的差异而变得越来越自责，他们开始对“妇女”是否属于合理的分析范畴感到困惑。一些人声称，因为各性别结构的差别巨大，妇女的经历依其种族、阶级及其他因素而很不同，所以其实不存在一种意义自明、历时不变的概念可以称“妇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通常称之为“生物学”的东西在